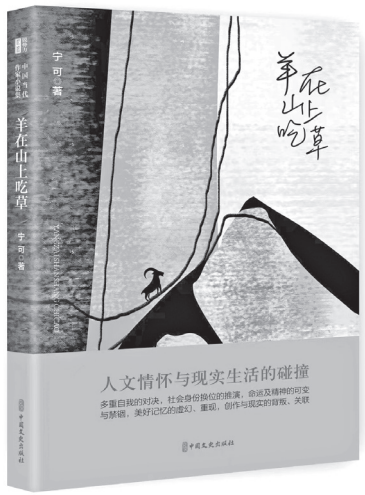


日凿一窍，而浑沌不死

——读宁可短篇小说集《羊在山上吃草》

◎弋舟



在一定程度上，宁可的小说符合我对小说这门艺术的大部分定见。

原则上，小说似乎是应当“求真”的，它以虚构之名，行“仿真”之实。但鉴于甚嚣尘上的“笨拙现实主义”，我一度也有“小说何妨更假一些”的呼吁。小说之“真”“假”，其间确乎有深意，懂得的，自然会懂，不懂的，大约再怎么使劲儿，也没法懂了。就是说，懂得小说“真”“假”之辩，更接近于一种本能，说是天赋，也不为过，而文学关乎天赋，这个也是毋庸多说的事情。在我看来，不懂“真”“假”问题，对这对矛盾缺乏天赐的思辨力，便失了写小说这个行当的准入证。从来无证上岗者众，此间又划开了两个阵营：一方一味索“真”，死心塌地，僵硬粗糙，拉上无辜的“现实主义”以壮声色，既败坏了伟大的现实主义，又糟蹋了读者的胃口，这也是我“何妨更假一些”之论的缘由；另一方一味求“假”，虚头巴脑，云来雾去，倒也有“现代主义”这面旗帜可供招摇，久而久之，也将好端端的现代主义弄得令人厌弃。

“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这句话可被视为小说这门艺术的东方式真谛。在这个意义上，宁可做小说，是领了准入证的。这已经很不简单，那道门槛不是谁都过得去的。

现实中，宁可不可靠写小说吃饭，他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中规中矩，行止得当，这口小说饭，他用来滋养灵魂。这也是我尤为看重的地方。一个人于现实之中有着脚踏实地的熬炼，同时于灵魂之中常常爆发革命，在“虚实之间”便有了参悟“真假之辨”的渠道，两厢取一个平

衡，就是做人 与为文共同的益处。宁可的这本集子读下来，的确会给我一个辨识上的难度，它亦东亦西，有着鲜明的西方文学痕迹，同时极具东方传统之道，在观念与方法上，都有着杂糅的品相。

粗略地说，宁可的小说在“真”“假”之间，取乎于“假”。《左右》《东西》《春夏秋冬》这样的篇章，极尽辩证之能事。在小说中，他干脆极端地以“东”“西”“左”“右”“春”“夏”“秋”“冬”命名了自己笔下的人物，在最大程度上使得文字向着寓言靠拢，也在最大程度上，消减着那个“原则上”小说应当遵循的“仿真”路线。

这至少别具一格，也至少是在给自己确立着更高级的小说精神，至少已经脱离了对于“真”片面和无能地理解。可贵的是，在对“更高级小说精神”的追求中，宁可没有倒向那种令人厌弃的虚头巴脑和云来雾去。他的小说在显豁的精神诉求之下，始终不曾忘记给出结实的现实依据：那个叫“左”和叫“右”的年轻人，身陷就业的恐慌，看3D电影，在护城河边和女孩子花前月下；那个叫“东”的男青年开着摆有桌牌的会议，那个叫“西”的女青年眺望雷峰塔遥想白娘子……这些细节即便被宁可交付于梦境，但一笔一笔皆有“在地性”，使得抽象之“抽”有了可“抽”之处，也使得所抽之“象”更具指涉性，直接呼应着红尘，对凡俗的生活现场发散着象征的隐喻。这同样呼应着《红楼梦》的传统。

没错，就是“梦”。宁可的小说几可以“梦”来读。此梦是那种“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之“梦”，“日有所思”作为前提，保证了他的“夜有所梦”的可被理解性，而作为后果的“夜有所梦”，也使得他的“日有所思”不被乏味的琐屑拘囿，在形而上的云端展开了符合文学本意的翅膀。也正是“梦”的介入，令我摇摆一番，将宁可同卡夫卡的队列里划出，归给了他的东方前辈，那是蒲松龄与曹雪芹的队伍，是老子与庄子的队伍，时常的神游八荒、物我两忘。

诚然，百年的中国新文学实践，已经难以一刀划出截然的东、西，在精神资源上，今天每一个现代汉语的书写者都难以断然给自己一个非此即彼的归属。宁可的小说在形式上力追西方小说的路径，甚至有着用力过猛的痕迹，《羊在山上吃草》一篇，便极具现代主义神采，但他内在的世界观却全然是东方式的，人间于他，是梦，是有和无真假的圆融，而非尖锐的对立与机

械的拆解。在宁可笔下，即便文本中插进一个“现代主义”的批评家不断搅局，也依然会让山匪秃老歪和二柱这对有着夺妻之恨的冤家和解于浩荡山岚之中。这是本质上的差别。在这个本质上，宁可毫无疑问地站在东方的传统之中，他的小说总体上倾向于温和，慈眉善目，有着某种专属东方的“智者”腔调，乃至也许是无意之中，令他所写下的这些小说富有了一种非常高级的可能，那就是——浑沌之美。

然而：“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浑沌之脆弱，七天就可以给弄死，庄周早有警示。

宁可几乎在每一篇小说里都用力地凿窍，他的小说在“呈现”与“照亮”两极，更多地着力在“照亮”之上，他太想靠近某个“意义”以“视听食息”。这当然没错，尤其在更多的人只匍匐于“呈现”层面的文学现场。但我想以庄周的警示与他共勉，让我们时刻记得：倏忽之间，日凿一窍——而浑沌不死。

怎么做到呢？这依然事关天赋，事关人的修行和文学的教养，也事关培养对于那些外部加之于己的花哨阐释的抗体。不谈论，至少少谈论，维护好待己甚善的浑沌。

好在宁可天赋好，修行亦佳。证据是，干好工作之余，他顽固地不忘喂养灵魂，他提起笔来，没有去写神奇的诗歌，没有去写瑰丽的散文，而是老老实实地，多少有些吃力不讨好地写起了小说。他写起了小说，居然没有写成那种势大力沉的“陕西小说”，更是一桩神奇的事情。所以，宁可应当被好好珍惜。

（弋舟：当代著名小说家，《延河》杂志副主编，曾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等。）



漫漫书法路 悠悠笔墨情

◎康勤国

我不是诗人和词人，更不是书法家，我一辈子就爱做一件事，那就是收藏毛泽东诗词《沁园春·雪》书法作品。我有两大心愿，一是建起《沁园春·雪》书法博物馆，二是有一个可靠的人把这个平凡而伟大的收藏事业继承下去，传承下去，让一代又一代的人们不忘初心使命，树立文化自信，永远跟党走。

每阅读一遍毛泽东诗词《沁园春·雪》，总能使我亢奋和激动，给我力量和干劲，更感到团结的力量，更加体会到中国共产党的强大和方向的正确，也更加坚定了我的理想和信念。

二十多年了，我一直为建立《沁园春·雪》书法博物馆的梦想而不懈努力。这些年，我从不放过每一次参观交流学习的机会，从中广交朋友，发掘书法人才，然后登门拜访或请领导出面，“求”得大家各具风格的真迹。为了收藏作品，我远处坐过飞机、高铁和大巴，近处坐过汽车、摩托车、牛车甚至走过路，收集很苦，但苦中有乐，让我“乐在其中”。

2016年1月1日，我在微信朋友圈开办《沁园春·雪》书法博物馆，每日发布《沁园春·雪》书法一幅，得到成千上万的点赞、留言，有的微友几乎每天关注。

2018年4月28日，《沁园春·雪》书法博物馆实体店在西安市东门外开馆。开馆不到一年，数百人莅临参观、学习书法和传统文化，40多位书法家为博物馆捐赠佳作，许多团体和机构的人员来馆接受红色教育，多个党支部组织党员在馆开展主题党日活动。然而，工作与办馆两者实在忙碌和辛苦，在家人和朋友们苦口婆心的劝说中，博物馆不得不关闭。线下实体店暂时关闭了，但线上弘扬传播红色文化的脚步却不停下来。

今年2月13日上午10点，与往常一样，一直喜欢看中央电视台《国家记忆》节目的我，在看到讲述《白毛女》《红色娘子军》创作过程之后，突然想：能否在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之际，以《沁园春·雪》书法博物馆为平台，运用书法艺术表现方式，以视频的形式生动讲述《沁园春·雪》的故事，积极弘扬爱国爱党精神。

3月中旬，在朋友的鼓动下，我申请了一个抖音号，名叫：《沁园春·雪》书法博物馆，随着第一幅作品在抖音上发表，我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平台，它比微信朋友圈更直观、更灵动。

每天都有亲朋好友、书法爱好者来电、留言：“康老师，艺无止境（限），您的善举也是各位书法同仁的心愿，您为此所付出的心血，值得我们仰慕和尊重。”“七百余书法家，书写同一首词，也是一段传奇，令人叹为观止。”“您是红色文化的示范者和传播者，是新时代文化自信的践行者和奋斗者。”“您从事收藏毛主席《沁园春·雪》书法作品集，历时十八年之久，功在当代，名垂千古，的确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可以说，留言不胜枚举。

我的女儿康乔娜在转发我做的美图链接时写了一段话，她说：“链接中的书法作品全是《沁园春·雪》，是我老爸花了很多年时间收藏的，只要一听说谁有好的书法作品或者认识书法家，他第一时间就赶过去了。多少个周末、节假日、休息时间都耗在这上面，自己还特满足，老爸的心愿就是有一天能办个《沁园春·雪》书法博物馆。”

大家的关注、点赞、留言是我进一步办好博物馆的动力和源泉，感谢为《沁园春·雪》书法博物馆撰写宣传报道文章的作家、学者和记者；感谢多家媒体平台，特别是《人民日报》客户端、中国文明网站、中国工人日报网站、中国信息报、陕西日报等30余家媒体的宣传报道；更要感谢为《沁园春·雪》书法博物馆捐献作品的书法家，您的作品是《沁园春·雪》书法博物馆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根基。

用生命向文学献礼

——追忆红柯同学

◎纪文林

2018年2月24日早晨8时许，突闻笔名红柯的老同学杨宏科去世，顿如晴天霹雳，我一下子惊呆了，这是真的么？

我们相识于1980年的岐山中学。那年初秋，我带着人生第一次高考落榜的沉重心情，步入岐山中学文科补习班复读，认识了坐在前排的同学杨宏科。宏科个头不高，头发卷曲，脸色黑红，身体结实。他穿着不讲究，脚穿手工布鞋，有时还不穿袜子，虽然那个年代物质匮乏，像他这样穿着，确实感觉有些寒碜。渐渐我发现，宏科每天到校很早，进教室放下书包后立即取出一本书，然后站在教室外面的小树林中，或默念或朗读，天天如此。后来听班上同学们讲，这家伙是个天才，能一口气背诵百首唐诗宋词，而且在刊物上偶有小诗发表，我由衷地敬佩起这位憨厚朴实的宏科同学。

一天，语文老师王德怀将宏科同学作文当范文给大家朗读，并为大家讲解说，这篇描写家乡山河美的作文主题鲜明，文笔流畅，意境优美，着实让全班同学听后耳目一新。宏科上台讲写作感受，脸色通红，说话紧张得结结巴巴，显得十分腴腆、羞涩。

岐山中学补习班学习生活是紧张的、艰苦的，高考结束杨宏科被宝鸡师范学院中文系录取，我经过严格体检、政审，被陕西省人民警察学校录取。接到录取通知，我和宏科同学欢欣鼓舞，然后各奔东西，我去了西安，宏科到了宝鸡。

参加工作后，一门心思在读书写作上的宏科依然保持艰苦奋斗、勤奋俭朴的好习惯。每月工资他多半寄回老家孝敬父母，分担弟妹妹上学花销，剩下点零钱他从不花在自己吃饭穿衣基本需求上，逛书摊、进书店买书是他多年的爱好和消费主渠道。

1986年7月，宏科带着他的爱人和15箱书长途跋涉入职奎屯伊犁州技工学校担任老师。新疆，让宏科的文学梦放飞；新疆，让宏科一下子挖掘出了文学富矿，他犹如一匹骏马，在戈壁、沙漠中尽情奔驰。此后，他用笔名红柯发表诗文，用“兀立荒原的树”微信联系亲朋好友和文友。

在新疆奎屯十年，宏科带领学生跑遍了天

山南北。他为了追寻新疆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少数民族历史和风土人情，一有空闲就穿行于骏马、羊群之中，沙漠、古城、湖泊、胡杨、红柳、骑手……让他回味无穷，流连忘返，历史与现实的想象、传说与怀念，天、地、人、太阳、月亮的时空转换，诗化的语言，让宏科文学创作运用自如。

新疆几年间，宏科一边教学，一边业余创作，发表了七八部中篇小说、十几篇短篇小说、几十篇随笔和散文。宏科的文学成就引起了业界的高度关注，新疆作协立刻联系到他并吸收他为新疆作家协会会员。

宏科远走新疆十年之际，母校宝鸡师范学院举行建校23周年校庆活动，校长杨异军了解到宏科近年来在全国文学上的创作实力和突出成就，希望母校培养出来的人才能回母校工作。宏科接到母校邀请，激动得热泪盈眶，他想念年迈的父母，更思念故土，1995年底，宏科一家三口结束了新疆奎屯的十年生活，回到了宝鸡母校。十年，宏科回家的路上多了不少行李和书籍，更重要的是还添了一个可爱的儿子。

1997年宏科短篇小说《美丽奴羊》发表于《人民文学》，立刻引起轰动，这篇小说被评为1997年全国十佳小说。同年，宏科接陕西省作协通知，赴延安参加陕西青年作家座谈会，正式进入陕西文坛。

此后，宏科写作激情不减，作品数量递增，获奖频频。宏科长篇小说《西去的骑手》荣获中国小说学会首届学会奖长篇小说奖，散文《鲁迅西北行》荣获绍兴市主办的全国鲁迅百年征文一等奖。宏科被陕西省委、省政府授予“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后迁居西安，入职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2007年，45岁的宏科担任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几十年来，宏科走出家乡岐山到宝鸡，离开宝鸡到新疆，再回宝鸡到西安，他完全是以一个周秦后人身份在重走丝绸之路，进行马拉

